

新譯·世界文學名著

基督山伯爵 <III>

LE COMTE DE MONTE-CRISTO

[法] 大仲馬 / 著 韓滙麟、周克希 / 譯



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Lin Yu Cultural Enterprise Co., Ltd.



基督山伯爵

<III>

〔法〕大仲馬 / 著
韓滬麟、周克希 / 譯

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基督山伯爵／大仲馬著；韓滙麟譯。--初版。

--臺北市：林鬱文化，1993 [民 82]

冊；公分。--(新譯·世界文學名著；
25)

譯自：LE COMTE DE MONTE-CRISTO

ISBN 957-9093-52-0(一套：平裝)

876.57

82007596

新譯·世界文學名著 25

[法] 大仲馬／著

基督山伯爵 <III>

韓滙麟、周克希／譯

一套NT. 1000

1993年11月／初版

本書分四冊·不分售

1999年2月／二刷

<代理商>

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

板橋市中山路二段291-10號7F之3

電話·02-2956-6521·傳真·02-2956-6503

<出版者>

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4881號

[編輯部] 台北市〈文山區〉萬安街21巷11號3F

電話·02-2230-0545* 郵撥·16704886



[管理處] 台北縣深坑鄉萬順寮106號4F

電話(02)2664-2511* 傳真(02)2662-4655

[網址] <http://www.linyu.com.tw>

[E-mail] linyu@linyu.com.tw

法律顧問·蕭雄淋律師

■裝訂錯誤請寄各代理商退換，謝謝！■

ISBN 957-9093-52-0 <套>

Printed in TAIWAN

ISBN 957-9093-55-5 <第三冊>

第五十七章 苜蓿地

現在要請讀者允許我將各位帶進和德·維爾福先生府邸毗鄰的那片苜蓿地；在幾棵栗樹掩映下的鐵門背後，我們會遇見幾位熟人。

這一回是馬克西米利安先到。他把一隻眼睛湊在鐵門的縫隙上，等候著花園深處樹叢中將要出現的那個人影，以及緞鞋踏在小徑的細砂上的窸窣聲。

盼了很久的窸窣聲終於傳來了，但是走過來的人影卻不是一個，而是兩個。唐格拉爾夫人和歐仁妮小姐的來訪，耽擱了瓦朗蒂娜的時間，她沒想到她倆會待得這麼久。於是，爲了不至於失約，少女向唐格拉爾小姐提議到花園裡去散散步，想藉此讓馬克西米利安看到，雖說她誤了時間，想必使他感到很難熬，可這並不是她的過錯。

年輕人憑著戀人所特有的敏銳直覺，立刻明白了這一情況，懸著的心終於放了下來。況且，瓦朗蒂娜雖說沒讓他能聽見她說話的聲音，但她有意在馬克西米利安視線所及的範圍裡來回踱步，每當她走一個來回，總會投去一道不爲她的女伴所察覺，但卻越過鐵門並被年輕人接住的目光，猶如在對他說：

「耐心些，朋友，您也看見了，這並不是我的錯。」

而馬克西米利安，也就耐著性子欣賞起眼前這兩位少女的區別來了：一位是金黃頭髮，眼神憂鬱，柔軟的腰肢宛如婀娜的垂柳；另一位棕色頭髮，眼神傲慢，腰桿筆挺猶如一株白楊；結果當然不用說，在兩種迥然相異的氣質對比之下，至少在年輕人的心裡，瓦朗蒂娜占盡了上風。

散了半小時步以後，兩位少女回屋去了。馬克西米利安明白，唐格拉爾夫人的來訪這就算結束了。

果然，過了一會兒，瓦朗蒂娜又獨自出來了。她生怕會有道不知趣的目光尾隨著她重返花園，所以走得很慢；而且，並沒有一下子就朝鐵門走去，而是神態很自然地先把每叢樹葉細細打量一遍，又把目光投向每條小徑的深處，並且在一條長凳上坐了一會兒。

這番審慎的巡視過後，她才朝鐵門奔去。

「您好，瓦朗蒂娜。」一個聲音說。

「您好，馬克西米利安；我讓您等久了，可您也看見這原因了吧？」

「是的，我看見了唐格拉爾小姐；我可不知道您和這位小姐這麼親近。」

「誰跟您說我倆親近了，馬克西米利安？」

「誰也沒說；可我覺得您倆手挽手的樣子，您倆談話的樣子，都告訴了我這一點，彷彿妳們是寄宿學校的兩個女生在說悄悄話哩！」

「我們是在說悄悄話，」瓦朗蒂娜說，「她告訴我她討厭跟德·莫爾塞夫先生的婚事，

我呢，我告訴她說我把嫁給德·埃皮奈先生看作一場災難。」

「親愛的瓦朗蒂娜！」

「這就是爲什麼您，我的朋友，」年輕女孩接著往下說，「會看到我和歐仁妮顯得是在互吐心曲了；這是因爲，在說那個我不愛的男人的同時，我心裡在想著我愛的男人。」

「您真好，真的樣樣都好，瓦朗蒂娜，而且您身上有一樣東西，是唐格拉爾小姐永遠也不會有的：就是那種不可言傳的女性的魅力，這種魅力之於女性，猶如香氣之於花朵，甜味之於水果；因爲，一朵花光開得美麗是不夠的，一個果子光結得壯實也是不夠的。」

「這是您的愛情在左右您的看法，馬克西米利安。」

「不是的，瓦朗蒂娜，我向您保證。噢，剛才我望著妳倆的時候，我以名譽起誓，我雖然對唐格拉爾小姐的美貌給予了公正的評價，可我還是不明白怎麼會有男人去愛上她的。」

「這是因爲，正如您自己說的，馬克西米利安，我在那兒的緣故，我在旁邊就使您對她不公平了。」

「不是的……不過請告訴我……有個純粹出於好奇的問題，是打我對唐格拉爾小姐的某些想法裡冒出來的。」

「哦！準是些不公平的想法，我不問也知道。當你們評判我們這些可憐的女人的時候，我們就別指望能得到寬容了。」

「難道妳們女人之間就那麼公正啦！」

「那可是因爲幾乎在所有的情形下，我們的評判總帶有情緒。不過，還是回到您的問題上來吧！」

「唐格拉爾小姐是不是因爲愛上了別人，才怕跟德·莫爾塞夫先生結婚呢？」

「馬克西米利安，我對您說過我和歐仁妮只是泛泛之交。」

「哎，我的天主！」莫雷爾說，「兩個女孩碰在一起，就算只是泛泛之交，也會無話不談的；您就承認自己問過她這個問題吧。啊！我瞧見您笑了。」

「如果這樣，馬克西米利安，咱們中間有沒有這道鐵門也就一樣了。」

「噢，她對您是怎麼說的？」

「她對我說她誰也不愛，」瓦朗蒂娜說，「說她害怕結婚，說她最大的樂趣是過自由自在、無拘無束的生活，她幾乎盼望她爸爸破產，好讓她當個藝術家，就像她的朋友路易絲·德·阿爾米依小姐一樣。」

「啊！您看到了吧！」

「怎麼！這表明什麼了？」瓦朗蒂娜問。

「沒什麼。」馬克西米利安微笑著回答。

「那麼，」瓦朗蒂娜說，「您又爲什麼笑呢？」

「嗨！」馬克西米利安說，「這不是，您也在笑了，瓦朗蒂娜。」

「您是想要我走開嗎？」

「喔！不是的！咱們來談您吧！」

「唷！可不是，咱們最多只能再待十分鐘了。」

「我的天主！」馬克西米利安沮喪地喊道。

「是啊，馬克西米利安，您是該向天主求告，」瓦朗蒂娜神情憂鬱地說，「我對您只是個可憐的朋友。瞧我把您弄成了什麼樣子，可憐的馬克西米利安，您長得這麼英俊，原可以很幸福的！爲這我一直苦苦地責備自己，這是真話。」

「喔！這跟您有什麼關係呢，瓦朗蒂娜，只要我覺得這樣很幸福，只要我覺得我這綿綿不盡的等待能得到補償，而這補償就是見到您哪怕五分鐘，就是聽到您說上哪怕幾句話，就是這樣一種根深蒂固、永不磨滅的信念：相信天主從未創造過像我倆這樣和諧的兩個心靈，從未像這樣奇蹟般地把這兩顆心結合在一起過，相信他絕不會讓這兩顆心分開。」

「好吧，謝謝您，馬克西米利安，就請您爲我倆抱著希望吧：這樣我會快活些。」

「您到底出了什麼事，瓦朗蒂娜，要這麼匆忙地離開我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。德·維爾福夫人派人請我去，說是要跟我談談有關我的部分財產的事。唉！我的天主，就讓他們把我的財產都拿去吧，我是太有錢了。但願他們拿去以後，就能讓我安靜、自由地待著；我就是那麼窮，您也會愛我的，是嗎，馬克西米利安？」

「是的！我，我永遠愛您；是富是窮對我都沒關係，只要我的瓦朗蒂娜在我身邊，只要我確信誰也不能把她從我身邊奪走！不過，這場談話，瓦朗蒂娜，您以爲這場談話不會涉及

您的婚事嗎？」

「我想不會。」

「現在，您聽我說，瓦朗蒂娜，您千萬別害怕，因為只要我活著；我就絕不會再愛第二個人的。」

「您以為我聽您這麼說，就不會擔心了嗎，馬克西米利安？」

「對不起！你說得對，我真是沒有頭腦。嗯！我想告訴您的是，有一天我遇見了德·莫爾塞夫先生。」

「怎麼樣？」

「弗朗茲先生是他的朋友，這您知道。」

「是的，那又怎麼樣？」

「嗯！他收到弗朗茲的一封信，弗朗茲說他就要回來了。」

瓦朗蒂娜臉色蒼白，用手撐在鐵門上。

「哦！我的天主！」她說，「真會是這樣！可是，不，這個消息不會由德·維爾福夫人來告訴我的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……我也說不清爲什麼……可是我覺得德·維爾福夫人，雖說從沒公開表示過反對，但她並不喜歡這樁婚事。」

「是嗎！瓦朗蒂娜，那我真要對德·維爾福夫人感激涕零了。」

「哦！先別忙著感激，馬克西米利安。」瓦朗蒂娜帶著憂傷的笑容說。

「哎，她既然對這門婚事沒有好感，甚至要中止它，那不就可能聽得進其他人的提親了嗎？」

「別想得那麼美，馬克西米利安；德·維爾福夫人不喜歡的不是男方，而是結婚這件事。」

「什麼？結婚這件事！要是她這麼討厭結婚，那麼她自己幹嘛要結婚呢？」

「您沒明白我的意思，馬克西米利安；事情是這樣的，一年前我提出要進修道院的那會兒，她雖然也說了些她認為在責任上非說不可的話，勸我別那麼做，可是暗地裡卻覺得正中心下懷；就連我父親，我相信他一定是受了她的慫恿，也同意了我進修道院；最後還是我那可憐的祖父才勸住了我。這位可憐的老人，他在這個世界上只愛我一個人，而且，要是我這麼說是褻瀆神明，願天主寬恕我，在這個世界上也只有我一個人愛著他，您沒法想像，馬克西米利安，當時在老人的眼裡閃現的是怎樣一種表情啊！您可知道，當他聽說我的決定，對我望著的時候，這目光中包含著多少責備，這既沒嗚咽，也沒嘆息，悄悄地沿著木然不動的臉頰往下流的眼淚中又包含著多少絕望啊！啊！馬克西米利安，我當時心裡湧上一種就像是內疚的感覺；我跪倒在他跟前喊著說：『原諒我！原諒我！親愛的爺爺！隨便他們怎樣對待我吧，我再也不會離開您啦！』聽了這話，他抬起眼睛望著上天！馬克西米利安，我也許還得受很多苦；可是親愛的爺爺的這道目光，已經事先補償了我將要遭受的那些苦難。」

「可愛的瓦朗蒂娜！您是位天使，我真不知道我憑什麼，像我這樣一個拿著軍刀在貝督因人中間左衝右殺的人，莫非天主真的認為他們是該死的邪教徒嗎，我真不知道我憑什麼配得上您對我的眷顧。可是您說，瓦朗蒂娜，您要是不結婚，對德·維爾福夫人到底又有什麼好處呢？」

「您剛才沒聽見我說我很有錢，馬克西米利安，太有錢了嗎？我從我母親名下可以繼承五萬利弗爾的年金；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，德·聖梅朗侯爵夫婦，大概也會留給我同樣數目的一筆財產；諾瓦蒂埃先生又顯然是想讓我當唯一的遺產繼承人的。所以，結果我的弟弟愛德華，他從德·維爾福夫人那兒繼承不到任何財產，跟我相比之下就很窮了。德·維爾福夫人對這孩子寵愛到極點，把他當作一塊心頭肉。而要是我當了修女，我的全部財產就會轉到父親手裡，他可以繼承侯爵夫婦的遺產，還可以得到我的所有財產，隨後這些財產就會落到她兒子手裡。」

「哦！一個年輕美麗的女人竟會這樣貪財，真是不可思議！」

「可您得想到，這不是爲了她自己，馬克西米利安，而是爲了她的兒子，您責備她的過錯，從母愛的角度看倒幾乎是一種美德呢！」

「不過，哎，瓦朗蒂娜，」莫雷爾說，「您把財產分一部分給她兒子行不行呢？」

「我怎麼能提這樣的建議呢，」瓦朗蒂娜說，「何況對象又是一個口口聲聲說自己不存半點私心的女人？」

「瓦朗蒂娜，我的愛情在我心中永遠是神聖的，我就像對待一切神聖的事物那樣，用仰慕的輕紗把它蒙上，珍藏在心裡；所以這世上沒有一個人，包括我的妹妹在內，知道這從未向別人透露的愛情。現在，瓦朗蒂娜，您能允許我把這愛情告訴一位朋友嗎？」

瓦朗蒂娜打了個哆嗦。

「告訴一位朋友？」她說，「哦！天主啊！馬克西米利安，我就怕聽您說這種話！一位朋友？那麼他究竟是誰呢？」

「您聽我說，瓦朗蒂娜：您有沒有對哪個人感到過一種無法抗拒的好感，儘管您這是第一次見到這個人，您卻覺得像是早就認識他似的，您問自己在什麼時候、在哪兒見過他，可您又想不起來時間和地點，於是您就覺得那是在先前的另外一個世界上，這種好感也不過是一種蘇醒的回憶而已，您有過這種感覺嗎？」

「我有過。」

「那好！我第一次見到這位奇人的時候，心裡的感覺就是這樣的。」

「奇人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那麼您認識他已經很久了？」

「才八、九天吧！」

「您居然把一個才認識一星期的人稱作您的朋友？喔！馬克西米利安，我還以為您會把

朋友這個高尚的字眼用得更謹慎些呢！」

「您在邏輯上是完全有道理的，瓦朗蒂娜；可是不管您怎麼說，我還是沒法擺脫這種本能的感覺。我覺得這個人跟我未來所能得到的幸福是聯繫在一起的，這些幸福，有時候彷彿是他那深邃的目光已經看見，而且是他那雙強有力的手在引過來的。」

「這麼說他是個先知了？」瓦朗蒂娜莞爾一笑說。

「確實如此，」馬克西米利安說，「我常常不由得會覺得他是能未卜先知的……尤其是好事情。」

「哦！」瓦朗蒂娜神情憂傷地說，「請讓我見見這個人吧，馬克西米利安，那樣他就可以告訴我，我是不是會得到足夠的愛，來補償我所受的所有這些痛苦了。」

「可憐的女孩！可您是見過他的呀！」

「我見過？」

「對。就是救過您繼母和她兒子性命的那個人。」

「基督山伯爵？」

「就是他。」

「哦！」瓦朗蒂娜喊道，「他不可能是我的朋友，他跟我繼母那麼親近。」

「伯爵是您繼母的朋友？瓦朗蒂娜，我的直覺告訴我，不是這麼回事；我敢肯定您是搞錯了。」

「哦！可您知道嗎，馬克西米利安！現在這家裡已經不是愛德華在發號施令，而是伯爵在主宰一切；德·維爾福夫人巴結他，把他當作人類智慧的化身；我父親崇拜他，說自己從沒聽到過像他這樣雄辯精湛的高論；愛德華對他有一種狂熱，儘管他害怕伯爵那雙烏黑的大眼睛，但一見伯爵來，他就會奔上前去，扳開他的手，而這手裡也必定會有一件可愛的玩具：在這兒，基督山先生不是在我父親家裡，也不是在德·維爾福夫人家裡，基督山先生是在他自己家裡。」

「喔！親愛的瓦朗蒂娜，如果情況真像您講的這樣，那您也許早就感覺到，或者很快就會感覺到，他對別人的影響有多大了。他在意大利遇見阿爾貝·德·莫爾塞夫，是爲了把他從強盜手裡救出來；他看見唐格拉爾夫人，是爲了送她一份貴重的禮物；您的繼母和弟弟路過他的門前，是爲了讓他的黑奴救出他們的性命。這個人顯然具有左右環境的能力。我從沒見過在一個人身上有相配得這麼和諧的樸素篤實和雍容華貴。當他朝我微笑時，他的笑容是那麽親切，我全然忘了別人是怎樣說他的笑容辛辣刺人的。噢！請告訴我，瓦朗蒂娜，他也這樣對您微笑過嗎？如果有過，您一定會獲得幸福的。」

「我嗎？」少女說，「哦！我的天主！他連看都不看我，馬克西米利安，我是說當我碰巧走過的時候，他總是轉過眼去不看我。哦！他並不是個寬宏大度的人，不是的！要不就是他並沒有那麼一雙能看到別人心裡的慧眼，您把他想錯了；因爲，倘使他真是寬宏大度的，瞧見我在這家裡這麼孤單、這麼愁苦，他一定會施加他的影響來保護我的；既然他像您說的那

樣，是一輪太陽，他一定會用一束陽光來溫暖我的心的。您說他愛您，馬克西米利安；唉！我的天主，您又是怎麼知道的呢？像您這麼一位身高五尺六寸，蓄著長長的唇髭、佩著長長的軍刀的威風凜凜的軍官，人們當然會對您笑臉相迎，可是對於一個哀苦無告的可憐少女，他們覺得儘可以不屑一顧。」

「哦！瓦朗蒂娜！我敢說您一定是想錯了。」

「要是他換個樣子，馬克西米利安，要是他對我的態度圓通一些，也就是說，要是他做爲一個想用種種辦法在這個家庭裡立足的人，哪怕就有那麼一次賞給我一個被您說得神乎其神的笑臉也好呀；可是沒有，他看到我孤苦伶仃，明白我對他毫無用處，所以他對我根本不屑一顧。再說誰知道他爲了討好我的父親和德·維爾福夫人，或者我的弟弟，會不會利用他的權力在貶損我呢？哦，說實在的，我可並不是一個該讓人家這麼毫無道理地不放在眼裡的女人；這是您對我說過的。啊！原諒我，」少女瞧見了馬克西米利安聽到這番話後的表情，接著說，「我真不好，我對您說了他那麼多壞話，可我都不知道我心裡有沒有想過它們。噢，我不否認您說的那種影響是存在的，而且他甚至對我也施加了這種影響；不過雖然他施加這種影響的想法是好的，但是正像您看到的，他所使用的方法是有害的、邪惡的。」

「好了，瓦朗蒂娜，」莫雷爾嘆了口氣說，「咱們別再說這事啦；我不告訴他就是了。」

「唉！我的朋友，」瓦朗蒂娜說，「我知道，我傷了您的心了。哦！但願有一天我能握緊您的手請求您的原諒！其實我也巴不得您能說服我；告訴我，這位基督山伯爵到底爲您做過

些什麼事情？」

「我承認，瓦朗蒂娜，您問我伯爵爲我做過些什麼事情，這確實使我感到很難回答：我知道，就這麼看起來，可以說什麼也沒做過。所以，正像我對您說過的那樣，我對他的感情完全出於本能，是說不出什麼道理的。難道太陽爲我做過什麼事了嗎？沒有；它溫暖了我，讓我在陽光中見到了您，如此而已。難道花的香味爲我做了什麼事嗎？沒有；但這香味喚起了我某種愉快的感覺。當有人問我爲什麼讚美這香味的時候，我只能這樣回答。我對他的友情正像他對我的友情一樣的奇妙；一個神秘的聲音對我說，在這種不期而至的、彼此心靈相通的友情裡，有著比偶然更多的內涵。哪怕在他最簡單的舉動，在他最隱秘的思想裡，我都能發現我的舉動和我的思想之間的那種聯繫。您一定又要笑我了，瓦朗蒂娜，可是自從我認識這個人以後，我就有了這麼個荒謬的念頭，覺得我的一切幸福都是他帶來的。可是我沒有這位保護人，也已經生活了三十年，您想這麼說是不是？那不相干，嗯，我舉個例子：他請我星期六晚上去吃飯，以我們的關係這原是很自然的事情，對不對？那好！可您想想我後來知道了什麼？您父親也是這次晚宴被邀的客人，而且您母親也去。我將在飯桌上遇見他們，而且誰知道會面以後又會發生什麼事呢？這種事情，表面看上去簡單得很，可是我，我在其中看到了一些使我吃驚的地方；它讓我產生了一種奇怪的信心。我暗自思忖，伯爵，這位能未卜先知的怪人，是想安排德·維爾福先生和夫人見見我，我向您說實話，有好幾次我都想從他的眼睛裡看出他究竟是不是也知道了我的愛情。」

「我的好朋友，」瓦朗蒂娜說，「倘若我老是聽您這麼說下去，我會把您當作一個相信幻覺的人，真的要擔心您神志是否清醒了。怎麼！對這次會面，除了巧合以外，您還能看出什麼別的意義來嗎？其實，您得仔細想想才是。我父親平時從不出門，他幾次三番想回絕這次對德·維爾福夫人發出的邀請，但她卻一心一意想到這位不同凡響的富豪府上去看個究竟，她費了好大的勁才說服父親答應陪她去。不，不，請相信我吧，馬克西米利安，除了您，在這個世界上我所能求助的就只有我的祖父，一位全身癱瘓的老人，我所能依靠的就只有我那可憐的母親，一個孤苦無告的靈魂！」

「我想您是有道理的，瓦朗蒂娜，邏輯上您是對的，」馬克西米利安說，「可是您平時總是那麼叫我心悅誠服的甜美的聲音，今天卻沒能說服我。」

「您也沒能說服我呀，」瓦朗蒂娜說，「我得說，要是您舉不出別的例子……」

「例子倒還有一個，」馬克西米利安有些猶豫地說，「不過說真的，瓦朗蒂娜，我得對自己承認，這個例子比剛才那個還要離譜。」

「那就算了。」瓦朗蒂娜笑著說。

「可是，」莫雷爾接著說，「它對我卻有著決定性的意義，因為我對有些突如其來的想法和感覺是挺相信的，十年的軍旅生活中，這種內心的閃光曾經好幾次叫我往前或往後，讓致命的槍子兒擦身而過。」

「親愛的馬克西米利安，幹嘛不說槍子兒的偏斜得歸功於我的祈禱呢？您在那邊的時候，